

國朝文類

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五

序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明善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
應奉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
言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
固將撫抱振迹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
振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
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吊
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五

曠澤之間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
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澹然怡然
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為一官而
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
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
階不果於忘世不必於售己道足行於一家達可
行諸天下者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
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為一夫之
爭邪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授而先生
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內翰須賢而得道逸興

治會才而旁遠陋嘗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
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運命以避賢者先
生之盛心也非數祿以給士也而得人爲急非嫌
官以慢上也而以讓賢爲尚子辭無慊不兩得歟
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
京三月却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
矯抗以干名不奔趨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
於先生之歸也乃序其所以來

送馬翰林南歸序

元明善

上憲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扶而破之於是考

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
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
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
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
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
出則群入爭先覩焉旣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
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
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
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
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

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
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
窒有曰處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黜吏者
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爲之一變若曰
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曰尚相觀彼儒之所爲噫
爲而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
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扼擊泄
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輩之被攻踣者一人孤
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奈何今即官守慎
勿挾所得恃所眷賚出幾微於辭色而所誦之書
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毋
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
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
者止矣兄弟以爲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
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挾而牢
者不破耶

雲南志略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
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
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浚其俗而導

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
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
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
徼倖器名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
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譽以
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
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
者簞壺迎後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
聖師以自遠於思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
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
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
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
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
履雲南悉其見聞為志畧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
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
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
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
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
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

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僂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杜詩纂例序

虞集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爲例以著之是或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

嘗立例而爲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主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以例而求之比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

錄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
駟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
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一言曰杜詩之體
衆矣而大槩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
重相和譬言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
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
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盡也至若
一字之例譬言如橐之鼓籥之吹戶之樞虞之機
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又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
之王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詠歌之

間以得乎溫柔敦厚於優游淫佚之表今句比而
字舉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
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
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
從而人之神明完矣未有隳一體而可爲全人者
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
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
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
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
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

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槩於予衷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即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說以爲丸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駟清介有守於義勇爲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南昌劉應文文藁叙

虞集

江西之境其山竒秀而水清瀉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萎靡之

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恠詭險澁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其情狀若俳優諧謹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恠其禍之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

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文王文公曾南豐

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

之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

知已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

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

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為寡陋而為能者不知思也

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之上有

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

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

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

公國朝文類卷三十五

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

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

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一郡宜矣信乎

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設有可望者也余閱之傳

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乎會則固陋而

夫正其所已能而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

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其

清子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友

者而吾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安先生文集序

虞集

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橐城安君敬仲之所作
與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
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
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
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
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
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
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
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

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
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
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
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
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
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
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
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
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
蠊之細大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

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因蚤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
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

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哉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凜然有不及

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
蘓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亦可見其取友之
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也

汪氏勳德錄序

虞集

國家龍興朔方盛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
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
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
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
門為金守 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
矣汪氏猶未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
安歸乃縞素為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闕端
以自歸

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為便宜都總歸鎮故地取
蜀之侵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是紀他將
鮮儼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石王也王有子七
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
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
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
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
次具請潔行爭歲月則有先坐家廟之碑文在請

輯錄刻摹以傳于世論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
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歟者固多得統其君軍世
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氏之德
必有大過人者真可信歟予故以為汪氏之德
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受也歟
羅氏族譜序

虞集

世有為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
譜俗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為譜者必
稽焉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 以下凡十有五世
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

妄援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疎所謂質
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
之間偉然以科第自至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
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為老佛之徒或不
得其名而姑次其甲乙甚者或無以為繼亦足慨
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之
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之身而福澤所沾
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吾有所不知者
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
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以夫士庶人者皆有以

推其烝烝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間
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
立爲大宗之法有百世不遷之議者蓋必天子諸
侯之家爲然它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
冠昏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
租稅又爲三宥制刑以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
賢者必薦之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
不資於上以自養而未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
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薇蕨之約顧能記錄
其族從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

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
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恣於自棄而已嗟
乎其亦可以有所感也夫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
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
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蔡
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
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清奉之若
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

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
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
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鑿木而爲之重既葬作主
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
以栗若堅木爲之負其首象天也方其跖象地也
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
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
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蓋
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畫像而祭之者既而
曰一鬚髮之不似則爲它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

知主道之所以爲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齊
焉思其居處笑語所者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
以出炳燭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
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
以神道則已䟽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
矣先王之制禮可攷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
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
象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依也則孝子之
爲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

則孝子誠足以爲天下勸哉茲示父濟當天與渡江
時常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
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歿夢祥以宣命爲
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
常博士虞集爲之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叙

虞集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
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公如一其
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
曾孫又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

國朝文類卷三十五

十五

李鼎

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
子嘗序其事以啓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
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
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
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羨而頌禱焉
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
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
中而精神風采足以傑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
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二其風俗著在信
史見乎詠訶以爲一代之良有人人知之而

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絕乎且夫太平之世物亦有盛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溯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李擴序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薦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

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如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工書以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

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予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中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

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
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
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
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
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
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
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辨傳註之
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
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
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
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空
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
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
爲歸宿造詣之極譬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
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
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
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
用世之以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人天也
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
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

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
其僕僕皆得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為先生雖
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承齊君嚴條約
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
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
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說不得為國
子是將率先天下而為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
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
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
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

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
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
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
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矯激而僕之謗尤
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
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
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
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
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
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

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叙

虞集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採之爲弧矢屈之爲栝椽惟其有是材也困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

八國朝人類卷三十五

三

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平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程章之故重刑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

家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
用也無疑矣適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
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
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
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
者不屑爲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
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
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
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
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

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材而
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
自昔稱浩鯨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
給然府總其大而巳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警巡
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藁委者也衛輝韓君
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
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
經歷余嘗觀於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
從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
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

一為監與典籍從余且父君之適相也來亦序
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

送冷敬先序

虞集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兵戈甫定故家舊
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
蓋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者舊盡名故
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
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
袁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
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令族也嗚呼昔者

大夫士懇懇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
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始有使之者不然則
隱云而未章者尚多有之也嗚呼 國朝興王之初
其勲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
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況欲
責諸寥寥異世之墜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
深遠材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
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略公事業表表當世而
今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
是以敬先溫溫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

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
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
賢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為詩以為贈
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為叙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六

序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農為天下之大本有國家者所當先務蓋宗廟之
業盛軍國之經用生民之衣食皆於是乎出故古
之王者親耕籍田以為農先俾人知務本盡力南
畝而基太平之治也洪惟

世祖皇帝誕膺景命惠養黎元立大司農司以修
古九扈氏之政廼詔參稽古今農書芟其煩而撮
其要類萃成書曰農桑輯要若夫耕蠶之術畜孳

國朝文類卷三十六

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用之則力省而
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逮我

仁宗皇帝克繩祖武軫念民事以舊板本弗稱詔
江浙省臣端楷大書更鋟諸梓仍印千五百帙頒
賜朝臣及諸牧守令知稼穡之艱難以勸諭民

聖天子嗣大歷服祗適先猷特命中書左丞相臣
拜住領大司農司事越至治改元之明年丞相暨
大司農臣協謀奏旨復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露
賜者制悉與之且勅翰林臣文淵等諸卷首臣竊
惟聖聖相承愛民之心其歸一揆老稚熙熙含哺

敢腹於春風田里間而不知爲有帝力何其幸哉
臣抑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必有命世大
賢左右贊襄而後能樹財成輔相之功 皇上宵旰
圖治垂意乎制民之產賢相忠誠爲國慮一夫之
不獲同心同德計安天下誠可謂千載一時也使
在位者皆體吾君相之心推廣是術開導農民履
身從事以致公私饒給禮讓興行還風俗於唐虞
三代之隆則聖元配天其澤維億萬年寧有既哉

送王編修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古者聖天子五歲一巡諸侯所守之國協時定制

目朝文類卷三十六

禮齊政望秩四方山川不過第其等殺之儀而
已匪有所祈也故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
祈其福苟有所希是利之也烏在其爲誠敬哉秦
漢以來異端蠱起邪說並行君天下者惑於方士
之言汲汲焉以徼福爲心歲時黷山川以伸其私
禱殆若持券而必其償者嗚呼山川之神其肯徇
以福人哉今天下爲家文軌同而制度一方伯
不敢專決大政咨中書而後行故無所事於巡守
端居九重之中幽無不燭禮無不舉歲遣
香祠五方山川肅焉如躬至其處也泰定五

年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瓚在中奉旨代祀中
鎮祀后土祀河瀆又望祀西海祀西嶽祀西鎮祀
江瀆在中以清貴詞臣將命而七代其祀亦可謂
重矣在中其恪遵彝典勿過於豐而有所祈簡潔
脩辭精意以致享山川諸神翕然歆聖王之祀幽
明交孚遐邇罔間將見時雍歲稔景福穰穰有不
祈而自臻者且使西土之人知吾君所為越於秦
漢萬萬也若然則在中為能使矣其益慎哉

風憲宏綱序

馬祖常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
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
揚寶訓亦靡不顯示常憲倣爾有官欽惟

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
端嚴茲糾劾不俾瘵官貽憂惇獨於是臺臣協恭
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道路有
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激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
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告內
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無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昭之母怠文林
郎監察御史馬祖常謹序

卧雪齋文集序

馬祖常

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真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上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彊爲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懣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飾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他求焉素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予嘗從其死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予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茲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稟序

馬祖常

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厖雜時戾於聖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駢駁不經之辭

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
爲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
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懷恚怨失於
和平淮西雅誥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
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
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
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
皇元肇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袞然在廷以文致
位非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
觀之質實而不疏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
而示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爲文序而略告
之

國朝文獻卷三十六

五

送簡管勾序

馬祖常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爲送
別詩序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
孔子廟荒圯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爲之也始簡君
布衣褻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
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
其交於人非有鈎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
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彌久而情益

真也時益躋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序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僊斯者作詩以俟之

大元通制序

李木魯种

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

皇帝以故丞相東平忠憲王之孫中書左丞相位右丞相總百官新庶務徵用老成開明治道

皇元聖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所可否禁頌戢暴仁恤黎元綽有成憲然簡書所載為益月增散在有司既積既繁莫知所統挾情之吏用譎行私民恫政蠹臺憲屢言之鼎軸大臣恒患之

仁廟皇帝御極之初中書奏允擇耆舊之賢明練之士時則若中書右丞伯抗平章政事商議中書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集

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三

制訂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夏五月書成勅樞密御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年春正月辛酉上御授殿丞相援據本末奏宜如

仁廟制制可於是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啓判宗正府普顏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會集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暨議政元老率其屬衆共審定時上幸柳林之辛

八國朝之類卷二十六

七

古

辛巳相以其事奏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請如故事制若曰此善令也其行之繇是堂議題其書曰大元通制命辨序之辨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為道也動與天準其為法也察如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知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為表裏及其重也民協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其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時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以就中典生民之始也

廟開本於先

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

罰勅法朝廷之道揆

在焉惟良折獄哀敬折獄有

司之法守親焉源則

潛矣流斯承之可不慎歟

送楊仲禮序

王士熙

杭為郡甲于江左宋之南為行都地多山谷淵藪

峙而為巨鎮匪而為世只涉瑰音勝絕之觀博大弘

豫之俗在方輿盛且劇我元底奠行省莅之以事

之殷地之重于今視之行省獨丞相置丞相之屬

非清疆膺時望者不得預其司文教者曰儒學提

舉泰定三年夏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楊仲禮以選

目朝類卷二十六

被命往夫杭之士風重文士子兢兢佩服整潔出

辭粲然落筆續然處其上者必鑑別衡析陶良汰

浮燭其衷斯有以服之也行省之屬事上皆有等

威雖大府連率僂首趨對唯謹提舉官五品登階

而揖省僚必改容禮焉大禮之嚴必有以尊其學

衆之服必有以重其德不尊不嚴不重不服若曩

之為是官者具興趙先山巴西鄧先生皆由侍從

出羨望乎于人人揚君早史館父文精思縟言議

濟濟志于事功卓然勇進之資也士庶皆與同諒私

灼其詳於其行也不以易為喻而進其難者不以

近為勸而圖其遠者焉交友之誼也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起鵠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徃而議和也冀萬一有

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于淮振于海貞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嘗有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然寫為湖廣省險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璽所為傳將

列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自集指南錄見
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
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
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如炳如日星自
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
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唐律疏義序

柳貫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
暉為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
章律而律之根莖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

自朝類卷二十六

十一

古之

充增損漢魏為二十篇比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
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
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
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
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為
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
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瞭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
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即篇為卷是已
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制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
出求微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

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
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
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較諸近世
之中稽合唐制為多故凡垂之為甲令著之為事
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為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
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
實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
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為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
以志其常參之祖宗睿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
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
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
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
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
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為蕭張控制
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因其
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
內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予間請於廉
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
以制民為義而非以罔民為厲也吾欲求故唐律
疏義稍為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遠

時會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案咸應
曰諾而行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
釋文纂例三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
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因執筆冠篇而
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徃而不在也若曰鑄刑
鼎作爰書以取譏于世則予豈敢

孔氏譜序

揭傒斯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
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
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廡且因以考訂

卷七十一

國朝志類卷二十六

十三

其譜謀而收其所未續者遂芻之至于京師以示
諸學孔子者俟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
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
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謀
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謀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
實猶無譜謀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
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
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
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
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

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實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況其子孫乎天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政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眾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國朝名臣事略序

歐陽玄

志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甫年弱冠即有志著

國朝文類卷之六

三

言初為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甚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鈔之凡而元臣世卿奉表家傳往往見諸編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擲去而導存扶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弋弼之謀猷保定臺城東

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
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國廉恒山康軍國之有
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蓋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
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
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
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
則隨武子乎嗟夫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脩
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

目錄類卷之二

十四

蘇君伯脩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叙其篇端案
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
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
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踈略於酈注
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
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
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
書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
六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
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

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夔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考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它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两桑欽則可審

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徃徃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它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

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
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脩生
車書混一之代身為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
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
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忠史序

歐陽玄

忠也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
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
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
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

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為內盡於己而
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
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
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別也
故盡之對為推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事
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
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己不盡己二者
出乎其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
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宜其嚴乎番易揚

言猶有見於此父矣大父通守在軒先生當宋季唐
官守以直聞遇國難以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
子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匡子大義粲然畢
其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已者悉錄之又微
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
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繆於
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爲說不明士
大夫平居無涵養省祭之功莅事無鞠躬盡瘁之
志立朝無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
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
蕃不明即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爲國子博
士時職當校獻書旣表章之猶懼玄翁著書之志
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
善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歐陽玄

竊余讀魯相置孔子廟史碑載司徒臣雄司空臣
戒言魯相瑛書稱孔子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
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
與守之謹問太常祠曹掾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
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祀牛羊豕河南

尹米大司農給請許瑛言置制可此元嘉中事也
它書考之雄吳雄戒趙戒瑛乙瑛獨始置史闕姓
名余頃代匱國子博士中春秋祠上丁中書奉
上命代祀御史又糾儀物禮部主符戶部器四兵
部車工部帟幄光祿醴齊宣徽兎鹿脯脩留守烜
燎薌宗正卒徒大興尹漆盛犧牲事脈古加詳禮
器則常置管勾一人司其事寔與西石史同方是
時衍聖公言曲阜祠事放辟雍獨器服無常職請
用辟雍故事置管勾中書集賢吏禮部胄監往復
諮問凡數年始決於是朝士大夫合辭薦蜀士簡
君當其選又詩以送之夫衍聖古褒成在漢褒成
無所言賴相發其端歷三公訪曲臺授成均禮器
始有常官然則是職豈輕也哉漢史初置如是其
難其人亦必慎選惜逸其姓名今簡君學賅而周
行篤而惠旣幸居是職之始又幸託姓名於一時
名士大夫之詩文異時並漢碑以傳而偶然哉抑
余又有感焉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爲周周二十
三世孔子生其間千有餘歲矣孔子蚤年孟僖子
屬其子曰聖人之後也爾必往學禮此聖聖成湯
也以今距孔子較之周末距湯歲不甚相絕也湯

之澤未必如今日夫子之盛也子開之宋降而孔
父之魯其世系又未必今日之世有爵邑也雖生
民以來之有無斷可識也而今有爲僖子言者世
不以爲迂乎夫何一禮器之職於故宫古今設置
之難其曹府事例有若合符者而獨人心士習之
厚薄去古也遠甚果何自而然乎余於其所甚同
者旣詳叙之其所甚異深致余意爲孔氏後人爲
當世學禮者簡君願爲我敬告之而益以自厚也

送張文琰序

謝端

上皇帝舊勞于外其潛邸在建鄴江南行御史

人日朝三刻卷三十一

一九

右三

室理所也凡官府所治與小民俗尚淑均奇衰靡
不具知旣正位宸極以繩愆糾繆所職尤重風紀
選故多上所自擇大夫中丞有所拔用亦必其
然後敢舉而應奉翰林文字張君文琰亦以選
爲山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應奉七品官清華優
佚編摩論譏之餘例三日始一集集則自待制以
下相與雜坐吟嘯俟官長至升堂一揖而退才逾
月即受俸以歸爲經歷繁勞異是矣經歷而上大
官八人其同僚二人吏十六人書手又不在焉吏
之治辦與否皆總於經歷經歷固爲之長又吏所

師也日始出即入幕府督吏書手分曹局治文書
凡一司庶務與分司出按部郡邑行事有疑不決
官吏受賄及稽違當毀降訊治民獄辭兩造當論
報案既成吏持來前求予奪可否經歷為之析疑
以平向背竄易審定乃署以畀吏得其情又不戾
於律始可信大官服僚佐而吏亦不得一搖手以
輕重法其居是職必昔之嘗有事於珥筆以事上
者自謂優為之洎至其屬亦翕然低首仰面相
師尊今顧不以予彼而予文琰薦者蓋必有以取
之仕可行已莫風紀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久矣

人自朝三類卷三十一

二

望遷迂懦人率以是詆姍我及有能自樹立脫去
吾軒豁特達則彼固將駭且敬異焉之二者吾
無以文琰是行卜之也天曆己巳正月既望翰林
修撰謝端叙

太常集禮彙序

李好文

太常集禮彙為編秩者郊祀九社稷三宗廟二十
有一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諸臣請謚及官制因
革典籍錄六合五十一卷事覈文直彙雜出而易
見蓋太常之實錄也太常典三禮主群祀凡禮樂
之事皆自出焉國家論議制作之原郊社宗廟緣

祀之制山川百神秩序之典諸臣節惠易名之實
不知其故可乎洪惟聖朝天造之始金華方載文
德未遑我

太宗皇帝戴金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則已
命孔子之孫元措訪求前代禮樂將以文萬世太
平之治

憲宗皇帝二年壬子時則有日月之祀伏觀當時
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自何始左右對以堯舜
則其立神基肇人極丕謨睿略固已宏遠矣

世祖皇帝中統之初建宗廟立太常討論述作度
越古昔至元之治遂光前烈

成宗皇帝肇立郊丘

武宗皇帝躬行裸享

仁宗皇帝廣太室定昭穆御衮冕鹵簿脩四時之
祀列聖相承歲增月輯典章文物煥然畢備矣百

年以來事皆屬之有司寄諸簡牘歲月既久不無
散逸故由之者或不知其本論之者或失於其初
闕略舛舛頗違於舊泰定丁卯秋好文備員博士
深慨其故既而僉太常禮儀院事李木魯公繼至
從而倡率之遂暨一二同志蒐羅比較訪殘脫究

說略其不敢遽易者亦皆論䟽其下事雖不能無遺以耳目所及顧已獲其七次越二歲書成名之曰大元太常集禮橐嗚呼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綱常典則天秩人紀豈易言哉然事不可以無正言不可以無統與其具於臨時孰若求之載籍與其習而不察孰若信而有徵此哀集之有編而不敢後者也曰橐者固將有所待焉他日鴻儒碩學承詔討論成一代之大典則亦未必無取天曆二年秋七月丙辰朔承務郎太常博士李好文序

皇朝文類卷第三十六

